

日 本 名 家 推 理 小 说 短 篇 精 萃



(日) 夏树静子 著

货运来的女人

李重民 杨军 译

H
UOYUNLAI
DE
NUREN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货运来的女人

(日) 夏树静子 著

李重民 杨军 译

HUOYUNLAI
DE
NUREN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运来的女人/(日)夏树静子著;李重民,杨军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10
ISBN 7-5078-1898-5

I. 货… II. ①夏… ②李… ③杨… III.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579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0-2800 号

编著译者	李重民 杨 军
责任编辑	罗林平
封面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33508[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78-1898-5/I·161
定 价	15.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图书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货运来的女人 / 1

年轻的医生在节日期间收到很多礼物,这本不足为奇。但是,其中有一件却出奇的大。虽然寄件人标明,里面装的是水果,可从气味上看,却像是……里边到底是什么,又是谁寄的呢?

无形的锁链 / 51

在车祸中痛失亲人者憎恨肇事的司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这种情绪被心怀叵测的人利用,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无形的圈套 / 113

家庭主妇三津枝曾做出一个愧对老同学叶子的决定,而三年后,叶子成了三津枝的邻居。两人并未提起三年前的往事,但叶子的丈夫却代他的妻子向三津枝表示了歉意。一段孽缘由此生出……

无形的情丝 / 153

没有生育能力的彩场只能接受岳父的安排：通过人工授精为家庭生育一个继承人；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问题出现了，当年提供精子的人也出现了，但却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航道灯 / 212

志保子无意中发现以前的情人成了杀人凶手，但碍于当时当地的情势，她不便直接告发他。就在罪犯即将逃脱法网的最后一刻，随身携带的闹钟提醒了她……

货运来的女人

1

门铃响着，房门外传来“送货”的喊声时，林田法子皱起了眉头，心想：又来了！今天已是第六次。七月七日星期天下午三点以后，正值中元节（旧历七月十五日）期间最热闹的时候。但尽管如此，在这三套间公寓的门廊、厨房、浴室的门口等处，已经堆起数不清的包裹，有许多还没有来得及拆封。法子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对那些中元节礼品感到心烦。她在使用吸尘器。她牵拉着吸尘器的软线，总觉得心里愤愤的。

当然，这些礼品倘若都是送给她的，她就不会感到心烦了，可惜没有一个是送给她的，因为她不是这户人家的家庭主妇。

这幢公寓的主人是一个医生，在杉并区高元寺的国立综合医院妇科当主任，叫高濂光治，三十七岁。以前有过离婚的经历，眼下独身，个子算是高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给人以睿智印象的好男子，所以无疑在女病人中颇有人缘。而且，妇科在医院里也是惟一与答谢有关的科室，所以一到中元节和年底，来自病人和病人家族的礼品就

会源源不断地送来。

要说林田法子，她四十岁不到，住在新村住宅区，离高濑的公寓步行约十五分钟左右路程，每周两次去高濑家洗衣服和打扫房间，一般是星期日下午。她原来应该在下个星期来帮佣，但因为那时她要回娘家做法事，所以这个星期特地在星期日下午来高濑家打扫。高濑星期天时偶尔也要去医院，但今天在家里，坐在起居室里看书。

“来了！”法子一边回答着一边跑回厨房取印章。

一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一位头戴蓝色帽子、身穿制服的货运公司的男子，脚边放着嵌有木框的包裹。

“哎！很大啊！”法子不由惊讶道。这件包裹比先前送来的礼品要大得多，又要在房间里找一个位置。

送货员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汗水，用另一只手递上送货发票：“请在这里按个章。”

法子一边按着印章，一边朝“品名栏”扫了一眼，上面写着“哈尼甜瓜”。

他朝着电梯的方向走去后，法子重又打量着包裹。木框的宽度和长度有六十厘米或八十厘米，高约七十厘米。是门槛那么粗的木条打的木框，木框里面是一个纸板箱。法子用手使了使劲，箱子相当沉。

她先将它拖进房门内，然后关上房门，这时高濑正好走出起居室去门廊。看他手上提着玻璃杯，也许是来换凉茶水的。

“先生，这是刚送来的，要在这里打开吗？房间里刚打扫过。”

“这么大啊！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写着是哈尼甜瓜，比王子甜瓜要大许多，而且很甜啊！”

“嘿……”

高濂走上前来。他并不很感到兴趣，目光随意地落在贴在纸板箱上的粉红色送货单上。“寄货人”的住址是世田谷区代泽，上面写着寄件人的名字。高濂看到寄件人的名字，微微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斜着脑袋，感到有些纳闷。

“嗯……打开看看。”他轻声说道。看来大多数病人的姓，他不可能都一一记住。

法子拿来了螺丝刀和铁锤，开始起出木框上的铁钉。这时，高濂从冰箱里取出罐装柠檬茶，一边将柠檬茶倒在玻璃杯里，一边看着法子干活。

木框里的纸板箱用胶贴纸带封着，右侧贴着中元节礼签和粉红色送货单，送货单上写着礼物送达的地点和寄件人的住址。

法子揭起胶贴纸带。

打开纸板箱，里面塞着黑色塑料袋和透明塑料气垫。气垫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它只是填塞空隙的。看来甜瓜装在黑色垃圾袋似的大塑料袋里。

“怎么有股子气味，难道开始烂了……”法子嘀咕道。

高濂皱起眉，紧闭着嘴唇。他一句话也不说，用目光示意法子打开塑料袋。

黑色塑料袋用橡胶圈扎着袋口，里面好像压过，但橡胶圈有一半已经脱开了。

将塑料袋打开时，散发出一股说不明道不白的异臭。

法子皱着脸屏住气将塑料袋口向两侧拉开。印花布料、凌乱的黑发、肤色青白的手指、涂过指甲油的指甲……这些东西奇怪地配置在一起映入她的眼帘时，她愣了不知多久，然后失控地打开房门跑到了门外。她一边抽抽嗒嗒地哽咽着，一边跑到电梯口跑下了楼梯。她已经受着一种可怕的强迫观念所驱动，好像蹲在纸板箱里的人，此刻正起身追赶着她。

2

“是一具女尸，穿着平时的连衣裙，像蹲着似地被压在纸板箱和塑料袋里。死因？现在还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不！就这些，其他在空隙处看来是用气垫填塞着。……不！没有发现可疑爆炸物。”

因为最近兵库县刚发生过一起货运公司送来的货物中夹有定时炸弹的事件，所以本署股长对此分外留意。

“据说寄件人是东京都世田谷区代泽二丁目的贝岛谅一，是关东货运公司的送货员在下午三点十分时送达的……”

最初向附近小金井警署报警的，是高濑。打电话后不到五分钟，三名警察便赶到高濑家。货物就放在房门口，警方让高濑再次辨认了里面的尸体。警方得知打开包裹的是帮佣的主妇，一名警察便到附近去寻找，将呆呆地站立在走廊外的她带了回来，让她重新察看了死者的脸。高濑和法子都只是瞥了一眼，便惶恐地将脸转了过去……

“两人都说没有见过那个死者。不！尸体还没有腐烂到那种程度……是拜托了。”

巡查部长放下听筒后不到十分钟，小金井警署就有八名警员赶到，紧接着警视厅本厅的人也赶到高濑家。包括现场勘查人员在内，狭窄的公寓里笼罩着森严的气氛。

勘查人员从纸板箱和塑料袋里取出尸体，将它横躺在居室的角落里开始检查。女尸留着短发，圆圆的脸庞颇为清秀，穿着裙服似的花纹衣服。衣服的口袋里有一块折叠的手绢，赤着脚，连长袜也没有穿。推断年龄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身体凡是裸露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外伤，从尸斑的模样来看，勘查人员直感到毒死的可能性很大。

重新检查纸板箱，结果发现除了装尸体的黑色大塑料袋之外，还有大约十只气垫，一个用完胶贴纸带的带蕊。纸板箱长有七十五厘米，宽四十七厘米，高五十七厘米，侧面印着公司名“大和货运中心”和电话号码。也许是承包快递的业者。纸板箱的另一侧面用标准文字记着送达地址和寄件人的姓名和住处，这都与上面的送货单一致，纸板箱的底部从内侧、箱盖从外侧用胶贴纸带封贴着。

综合这些情况——

被害女性是穿着平时的服装在自己的家里被人用某种方法杀害的。凶手将尸体用塑料袋和纸板箱、木框捆包，当作货物送到高濑家的。

暂时做这样的推测。勘查人员估计，死者死亡时间

大约一天半,但准确的死因和死亡推断时间必须等解剖以后才能确定。

勘查人员在检查尸体,警视厅搜查一课派来的侦查骨干上田警部^①在里间的书房里开始向高濂了解情况。上田四十多岁,身体微微有些发胖,因此显得不很机敏,但他自认思路开阔,变通能力强。

高濂身体消瘦,与上田形成明显反差。据说,高濂出身在北海道,从东京国立大学医学部毕业以后,在国立医院里工作至今已有十一年。

“你已经是主任吗?”

“嗯!虽然还算年轻,但当主任已经有好几年了。”高濂绽开薄薄的嘴唇似乎想笑,但因为刺激和紧张,他的表情一直很僵硬。

“这公寓里,你一个人住吗?”

“是啊。”

“对不起,你夫人呢?”

“不在。现在不在。”他回答说,他二十多岁时与同一医院的女医生结婚,不到三年便离婚了,现在单身生活。

“听说,快递送来的女性尸体,你说没有见过?”

“这……”

“你真的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吗?”

“是啊,嗯……不过……”

上田审视着他的脸。

“嘿!因为职业关系,我们每天要见到的女病人有几

^① 警部:日本警职,相当于刑警队队长。——译者注

十个。”

“你的意思是说，这名女性也许是你医院里的病人？”

“嗯……”高濂抱起手臂，斜着脑袋叹了口气。

“那么，寄件人是谁？听说是世田谷区代泽的贝岛凉一。”

“我不认识。”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高濂一副佛然的表情将脸转向一边。上田望着高濂的脸，内心里若无其事地想道，这人平时颇受护士和患者的青睐，充满着自信，甚至有些趾高气扬。

“这么说起来就有些奇怪了。你对寄件人毫无印象，却毫不怀疑地开箱了？”

“不！所以我刚才说过，我们平时接触的病人数都数不清，不可能将每一个病人都记住。病人的丈夫或家属也常常会送东西来。”

“你没有感觉到这份礼物体积太大了吗？”

“当然感觉到了。不过，写着是哈尼甜瓜，林田君说哈尼甜瓜要比王子甜瓜大许多……”

“难怪。不过，先生对这将女尸当作礼物送来的事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吗？”

上田故意用心不在焉的口气问道，高濂将越发绷紧着的面颊转向一边。

上田再次将高濂带到女尸的身边。高濂显得诚恐诚惶。

躺在居室角落里的女性尸体，身高有 150 多厘米，算是小个子。据说死亡后已经一天多，也许这两三天正处

梅雨季节天气寒冷的缘故，尸体腐烂得并不严重，纤细的眉毛和丰润的嘴唇都洋溢着女性特有的柔情，她的面神隐隐在透出活着时的孤寂。上田见到过无数惨烈的现场，但面对这个死去后被快递来的女人，上田的内心里不由涌现出更多的伤感。

“怎么样？你见过吗？”

“也许是以前找我看过的病人，但要清楚地……”

上田的脑海里浮现出街头巷尾人们的调侃，说妇科医生不是靠脸庞来记忆女人，如果没有替女人检查过身体，转身就忘了。

出乎意外，女人的身份轻而易举地查明了。贴在纸板箱上的粉红色送货单上，记着寄件人的住所、姓名、电话号码，警员给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一名中年似的男人来接电话。

“你是贝岛君吗？”

“是的。”

“是贝岛谅一君吗？”

“是的……”

“我们是小金井警署的，”警员从对方的声音推测着他的年龄，“对不起，你夫人在家吗？”

“不！今天不在。”

“她什么时候回家？”

“这……我不太清楚。”

“贝岛君，昨天你寄过快件吗？”

“快件？没有。”

“你没有寄过，也没有委托别人代理吗？”

“没有。我没有委托过别人。……有什么事吗？”

于是，警员将案件的大致情况向他作了说明。贝岛似乎大吃一惊，否认说他不记得寄过那样的礼物，而且辩称因为不见妻子结花子的人影，心里正担心着。

据他所说，他叫贝岛谅一，四十八岁，在洋酒大制造商的营业部里任课长。前天星期五早晨，他和平时一样去日本桥的本社上班，因为星期六从早晨起在箱根打高尔夫球接待客户，所以星期五晚上开着自己的汽车直接从公司去高尔夫球场，住在仙台原的旅馆里，星期六也在那里住了一晚，星期天中午之前离开那里，下午三点左右回到代泽的家里。那时家里没有人。他自己用钥匙开了房门。

一小时后，女儿祥子回家了。读高中三年级的祥子说，她从星期五晚上起也住在朋友的家里，现在刚回家。就是说，从星期五下午五点起，家里就只有结花子一个人。

“到做晚饭的时间了，她却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回来，我正说要向熟人那里打听打听……”

警员询问结花子的年龄和模样，他说身高有一米五三，中等身材，圆脸，四十二岁。因为他说容貌比实际年龄稍稍显得年轻，所以大致与死者一致。关于衣着，贝岛说，女儿知道。

死者很有可能就是贝岛结花子。警员决定马上去贝岛家。

同时，送货员是通过什么途径发送的？

警员打电话向印在送货单上的关东运输公司货运本社询问,告诉对方送货单上十位数的号码时,对方随即作了解答,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说号码是连续号码,事先在货运中心输入计算机,如果需要的话,连卡车司机的名字都能查知。

“货运中心地处驹泽。运送那件货物的卡车是六日星期六下午四点离开中心,五点半左右到代泽二丁目的代理店里拉货。卡车在各代理店收集货物,到晚上八点左右将货物送往五反田的终点。在那里按送达地点进行分类,货运卡车十点出发去各县的终点。如果是小金井,就是运往三鹰的货运中心。翌晨八点之前货物拉进中心,约十点起开始送货,一般单位货物在上午送达,送往各家庭的货物从下午三点到四点左右结束。”

货运本社宣传室主任那口齿灵利的声音,在警员的耳膜响着。

“听说寄件人的住址是代泽二丁目,所以我们向正好在同一条街上的代理店荒井粮店询问,据说的确接受过一件那么大的货物,还留有记录存根。各中心的计算机里也有输入,所以不会有错。只是,据荒井粮店说,从早晨开门之前的时候起,那件货物就放在店门口,还写着委托发送的纸条,所以他们就送了。”

“什么,寄件人没有在场?”

“看来是那么回事。……那件货物与什么案件有关吗?”

对方还不知详情。警员回答说,他们会马上赶到荒井粮店去了解。

“那么，你们那里不管什么货物都办理吗？”

“是啊。我们在公司概况中写着，贵金属和美术品，还有活的动物不办理。”

难道死的生物就办理吗？警员一瞬间这么想道。

3

贝岛谅一的住处座落在幽静的普通住宅区里，从井头线池上站走去约十分钟路程。一幢和洋折衷的二层建筑小巧玲珑，四周绿意盎然，但房子却非常陈旧。

上田警部带着三名警员于七日下午六点半左右拜访了那幢房子。今天仍是梅雨天气，一整天阴沉沉的，刮着刺骨的冷风。

对方贝岛和祥子都等候着。贝岛身材高大，体格魁伟，下颚臃起，双眼瞪得溜圆。祥子长着一副和父亲一模一样的容貌，身材也很高大，是一个看上去很安详的姑娘。

“夫人那里还没有来联络吗？”上田一到房门口便直率地问道。

贝岛沉重地摇了摇头：“没有。……我打电话到妻子平时关系密切的表姐和朋友那里去打听过，说星期四下午通过电话以后就一直没有联络……”

警察被领进居室兼客厅里，上田将放在口袋里用纸袋包着的东西放在桌子上。是死者左手无名指上、嵌有小粒钻石的戒指，和与裙服同样布料的腰带。

“这……确是妻子平时戴着的戒指呀！”

贝岛呢喃似地说道，祥子的目光盯视着腰带。

“我星期五傍晚去朋友家的时候，她穿着这件衣服啊！……”

祥子为什么说“她”，硕大的眼睛怔怔地呆视着，但她却并不显得伤心。

“看来果然没错啊！”上田用忧郁的声音说道，点点头。他打算先了解情况之后，将贝岛父女带回小金井警署，让他们辨认已经运到那里的尸体。

“夫人为什么会那么惨，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线索。……我们还不能相信啊！”

“夫人有没有卷入什么纠葛，或遭人憎恨？”

“不会。不会有什么事。她没有工作，又每天都在家里……”

祥子也低着头一言不发。

“夫人身着家庭服装，赤着脚，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家里喝了什么毒物后被打包的……”

“喝了毒物？”

“现在还不能断定，但勘查人员估计也许是氰酸化合物。——因此，贝岛君今天回家来时，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变化吗？比如来过客人，或打过包的痕迹……”

“这么说起来，厨房的水龙头边有客人用过的红茶玻璃杯和葡萄酒杯各两个，洗过后倒放着。”祥子突然想起说道，“可能现在还放在那里。”

一名警员跟随祥子去察看。这间房子早晚要进行详细勘查，因此他阻拦她不要用手触摸。

“你认识高濑光治君吗？”